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地理志云馮相陽陵縣馮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

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從攻安陽正義曰後魏地

安陽城隋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枉里擊擊趙賁軍於

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枉里擊擊趙賁軍於

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立羽反遇牛恭反司馬

州中牟陽武州正義曰鄭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

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隱

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安孟孟康云縣名

也○正義曰郿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

城是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

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

騎將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

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祕監益食邑因定齊

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

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

韓信五歲為齊相國正義曰為齊悼惠四月擊陳

稀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稀一月徙為

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

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漢邊二歲

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帝子須侯

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

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翁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

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一人

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張晏曰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張晏曰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張晏曰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立為漢王賜欵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
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手反者王武等
略梁地別將擊邢詭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菑
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索隱曰破之身得說都尉二
菑音火火今為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
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一人破
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
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言非趙賁
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與喻會之所擊也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

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
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

在相州臨漳縣
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

一人孟康曰將
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
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

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

項冠軍魚泉正義曰魯城之下
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郟下

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
城在沂州承縣下邳泗水縣郊縣屬海州南至靳

竹邑索隱曰二邑名靳在
沛音機竹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

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

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

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出世勿絕定

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

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

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也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

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

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

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無此五

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歎卒謚為肅侯子亭代

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後

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崩成侯緹者服虔曰崩音管前之前○索隱曰姓周名緹音薛前者鄉名案三倉云崩鄉在城父

縣音裴漢書作崩從前從邑公書本並作替音非也蘇林音薄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薄壞反楚漢春秋作馮成侯則裴悲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崩鄉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崩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緹所封也晉武帝咸

沛人也姓周氏

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

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

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不利乍

長

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裏

不利不以緜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

二年以緜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

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

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

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緜以壽終謚

為貞侯正義曰謚為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

中二年封緜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

侯居立沛郡有鄆縣縣一作鄆○索隱曰鄆蘇林音多屬陳

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

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歎皆高爵餘

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

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

侯周緜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君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

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比然可謂篤

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協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人臣挹腕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成隴西過

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

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衣其羊裘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

鮮衣

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

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

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

正義曰郟音胎雍州

武王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城是也說文云郟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存外家也毛萇云郟姜嫄國堯見天因郟而生后

稷故因封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

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筆居岐張晏曰言馬筆不約國人爭

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

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朝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

東海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

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魯傳

相焉迺然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鄭鄆周公所築在洛

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

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出紀云居此鄆之眾按劉敬

說周之美大言居頑民之所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

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

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

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

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

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索謂使離者相附也

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

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

而為兩正義曰八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

敬王乃遷都成周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臺沛收卒三千

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
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
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
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
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
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
勢形便此所謂天府
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搯其肱張曼
曰肱拊其背未

疾龍也○索隱曰搯音厄
拊音胡浪反一音
胡剛反蘇林以為肱頸大脉俗所謂胡脉也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
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
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
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即日
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
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
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
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
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
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為
反下許又反也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

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為反瘠音穠瘠瘦也漢書作齒音清此肉也恐非此必

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馬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

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

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叙反也壞也械繫敬廣

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馬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

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比日以

斬前使十輩言曰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

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

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

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

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

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繾婁必慕

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

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
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
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天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
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高
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
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主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一者
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

之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

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

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

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各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

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田諸侯尚

多皆此時
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各何索隱曰薛縣各屬魯國

秦時以文

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

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

反罪死無赦

贊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願陛下急

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

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

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

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

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

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

是二世入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

襲

索隱曰

案國語謂之

一稱曰

衣單復具云稱也

拜

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官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

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正義曰

廼亡去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

從之敗以公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

孫通留單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叔孫通除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

儒服漢士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案孔隱曰

祥云短衣所以事非儒者衣服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

從儒生各切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

羣盜壯王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

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案

類集云大猾依猾也音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

爭天下以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

將搴旗士張安曰搴卷也張取曰搴楚辭曰朝搴

案方言云王逸云此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

我不忘公

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干之漢五年已并天下

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

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

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

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

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

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

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

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
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
忍為公所為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
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為綿葛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咽案如淳曰
置設綿索為習隸處此謂以其前射樹地為
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蒹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綿為綿立表
為葛最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立為蒹又纂案文云蒹今之
纂字包愷音即
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

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隸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頤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
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

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

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

趨索隱曰案小頤傳聲教入殿下郎中俠
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

陛下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臚句傳漢書立日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曰蘇林云
上傳誦詔生口下為臚下傳誦告上為句臚猶行者

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

專令上山向秀注莊子云從上於於是皇帝轎車出房百

語下為音問句音九注反徐廣曰一作職。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殿

官執職傳敬言周以轎載軍器職載為養至秦始去其輪

而輿為尊也職音職傳敬言者漢儀云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

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

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諸侍坐殿

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

上皆伏抑首如淳曰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三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

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

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

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比且喜曰叔孫

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

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

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

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

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以謂今人言擊也

炎一作炎

無葉茹為淡。○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政曰其可背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敢反

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

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高

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揺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

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

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

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徒為太

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

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閔中記曰長樂

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呬煩人索隱曰景昭

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來清道煩人也廼復道方築武庫

南韋昭曰閔道也如淳曰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

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

漢太祖奈何今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

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各曰遊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

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道所

作複道故言乘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

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

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

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
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
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令桃先薦寢廟
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
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
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
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
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
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

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訕索隱曰道固委蛇索隱曰
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厦藉衆幹 裘非一狐 委輅獻說
懸絕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九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漢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

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傳音音名反其義難

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及項

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

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

布許之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席柳車中服虔曰

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輦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輦數

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璿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

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物筵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曾朱家所賣之朱家心
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
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輶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
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
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
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
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夫

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
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
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
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
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
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
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
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吕后不遜吕后
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
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

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靳反至留邸一月是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者自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

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

闕陛下也音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

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

數扣羅權顧金錢孟康曰扣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

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幸較音姓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

名談故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

得書請季布

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爲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

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
季布果大怒待曹丘至即指季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
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
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
送之季布各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第
季心徐廣曰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
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表絲匿
索隱曰長事表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

司馬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

中尉到都不敢不加

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

索隱曰籍音子亦反

當是時

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燭

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

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

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

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

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

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

游索隱曰謂居家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

之入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音義

日酒家作保傭也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

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

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

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

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

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

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

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

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

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

烹之

索隱曰趣音促息音普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

育反謂疾令赴鑊也方提趣湯作走○索隱

日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布顧曰願一三言而死上

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三言而死上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

漢書

音義

漢書

音義

漢書

音義

漢書

音義

漢書

音義

漢書

音義

漢書

音義

漢書

音義

漢書

音義

漢書

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今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獲典軍徐廣曰獲一作獲一曰覆獲案于孟康曰獲獲而下去塞旗則覆軍為是愈於獲之與及後者也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

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慨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翼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欒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寃
誠知所處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

帝即位盎兄噲如淳曰噲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任盎為中郎

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

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

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

在與在如淳曰人在時與其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在其政

今○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王兵柄弗能正呂后

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嚴
日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吾與
而兄善令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
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擊清室漢書作詰室應劭曰詰室謂罪
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詰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
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
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
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
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轆車傳送袁
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
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徃事豈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
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

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
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博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
誅諸呂禍福
尚未可知故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貴者
育皆古勇者也
○索隱曰尸子云孟貴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
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所
殺貴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
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
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

何盜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

立其三子皆為王盜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

大體忼慨宦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

袁盎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

車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說盜曰徐廣曰說君與闕廷

屨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

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

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

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索隱曰案張揖云恐

堂邊垂恐

百金之子不騎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

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

馬也如淳云騎音於歧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

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

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馳下峻山如有馬驚

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

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袁盎引卻慎夫

人坐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慎夫人怒不

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

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

賜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

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

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

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奇時說王

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

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

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
從車上謝袁盜袁盜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
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
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
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盜即詭說曰君
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盜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
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
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
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
口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
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盜去盜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
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史案
袁盜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
聞鼂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

夫袁盜

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

治盜宜且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

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其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

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昆錯猶豫未決人有

告袁盜者袁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

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盜入

見昆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

盜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

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盜為太常

竇嬰女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

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及昆錯已誅袁盜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袁

盜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

兒文穎曰婢也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

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盜驅自追之遂以侍

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盜使吳見守從史適為

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衣齎置三石醇醪會

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

引袁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

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
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可
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

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

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袁盜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杖

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

去遂歸報吳楚巴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

為楚王袁盜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盜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劇孟嘗過袁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自謂盜曰

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湯之徒將軍何自通之

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

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共有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贊曰凡人之於

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為辭也今不以存亡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

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

之皆多袁盜盜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

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盜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

國當作露非也案亦以益言不宜立梁王以此怨益曾使

人刺益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

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

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殺益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朝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生即先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

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

錯為人峭直刻深韋昭曰術岸

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

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

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以其辯得幸太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武射策中甲科補郎錯為人峭直刻深韋昭曰術岸

峭峻○索隱曰按韋昭注本無術孝文帝時天下無治

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獨讀而已也

所學申商之法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卿作八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壝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擊壝廟壝垣索隱曰壝音乃亂反謂壝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擊壝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壝中垣正義曰上垣綠反石

壝者廟內垣外游地也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

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

難獨竇安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

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八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

骨肉人口議

徐廣曰一作讎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父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公先孔文祥云各先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

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

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出得其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

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
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
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三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
則亡豈且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醫翹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肅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

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郢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郢陽

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此言為騎郎 蘇林曰雁錢若出穀也如

淳曰漢儀注此言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曰此言音子移反字苑云此皆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

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之產不遂

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釋之補謁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宿讀受事負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

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甲之母甚高論令今

可施行也 索隱曰案甲下也欲令且甲下其志無其甚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於

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

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

尉秩三百石二尉百官志云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

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曰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

對上所問禽獸簿其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

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之前曰陛

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

東陽侯誡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晉灼曰音謀○索隱曰漢利書作喋喋喋多言也

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也無惻

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

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嗇夫上就車乃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具以實言如海曰至官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

質誠也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

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輅傳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

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

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

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北以遠望

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也索隱曰劉是時慎夫人從

上指示慎夫人新墾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慎夫人

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秦趨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瑟而歌漢書音義曰瑟音依倚也書曰瑟音依倚也意

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擲正

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用紵絮斷陳蔡漆其間徐廣

一作錯駟案漢書昱曰義曰斷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

音竹口反如絮音息慮反出音側略反絮音女居反案斷陳絮

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

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錮也

山起嶺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類云北山北

細密嶺為埤擲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宮發北

山石擲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擲取其精之

言但使薄葬家中無可貪雖無石擲有何憂焉若

欲者雖無石擲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

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

所在城西西北成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

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馬於

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

安縣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

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

日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在告

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刑律部

國謂疑罪皆處文帝怒曰此人親驚馬吾馬吾馬賴

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

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

不私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

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

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

以斷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

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

罪也盜玉環

不若盜長陵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哭而族之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

言故以取土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

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而

音並通又音普烟反杯者埽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

言故以取土也○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

也帝故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

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啓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

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

故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

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

王生老人曰吾韋解正義曰上萬越顧謂張廷尉

為我結韋解正義曰結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韋解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韋解欲以

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

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

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人直不能曲也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

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

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又謂文問唐曰父

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惟之也

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

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趙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李將除廣

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闕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

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

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

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

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上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或謂陳林云卿為本初據何乃上及父祖林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

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太原州百泉縣

西北十里漢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昂索隱曰案上朝那縣是也殺北地

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

臣大父之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

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

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

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曰鼓騎萬三千如濟云

設音構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也索隱曰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索隱曰是以北

時趙幾霸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今顏聚代之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掘里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雲中郡故城在勝州

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五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日一椎牛鄉食賓客軍吏告人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擊也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入子索隱曰案謂無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以尺籍籍書下悉移

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也或曰以尺籍籍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籍籍者謂書其籍首

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苛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同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莫府大

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一言不相應索隱曰

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陵反謂數應音乙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

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

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

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

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讎表盜 太子懼法

齋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季齊

收功魏尚 第四十二卷終

萬石張叔列傳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曰汝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温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州温縣三十里漢縣在也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

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

曰奮獨有母不事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

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

美人以奮為中涓 正義曰涓師古云中涓官名在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

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

里為戚里長安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

記戚里在城內

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

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逸選可為傅者

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

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

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

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與官皆至

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

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

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

責讓也為音十偽反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契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使房義亦然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

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

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倬子孫遵教亦

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正義曰百官表云郎

官表云郎

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
帝大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 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

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

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君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郎光祿勳九卿之職也五五以下也按五日一

下直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竊問

侍者取親中裙廁廁身自浣滌徐廣曰論築垣板也音作廁論謂廁也

垣當建陽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論為管管音豆言建又自洗

湯廁審則審通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穢審褻器也音威豆

駟審蘇林曰論音投費達解周官城虎了也審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審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繫木空中如曹謂之

瘡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俠審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論短板以

築廁墻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

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

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煩云陵里名在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自東而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

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

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

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
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其
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
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
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
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

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
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
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制詔御史
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
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
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
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
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
鄉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

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

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

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

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

以輔治城廓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

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

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

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

音乃彈反言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受

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

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

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

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衛綰者代大陵人

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二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

故言代大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

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事文帝功次遷為中

超踰之也轉音衛渭車軸頭也

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
縮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時屬
孝景曰縮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
不譙呵縮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日譙呵縮
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
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縮曰臣從車士幸得以
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
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
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
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杖多數移易皆換之也

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
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
讓 he 將上以為廉中嘗無他賜索隱曰索小類云心賜之內無他惡也
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
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
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
云太子廢為臨江王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
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

歲代桃侯舍

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所封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

為丞相朝

奏事如職所奏

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巳不別有所奏議也

然自初官

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

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

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因多坐不事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

失侯

塞侯

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

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

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塞不疑同字

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

妄意不疑

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

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

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

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

文帝稱舉四字

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之不疑聞曰

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

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

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

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

...

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兗州縣

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

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度曰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此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

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一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

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潔清

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潔淨下濕故得以入其

卧內也後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祕戲

曰謂後宮中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

令終無所言上時問火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

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

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

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及○索隱曰歐音烏後及漢書作歐孟康

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

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

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
之二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名
言治刑法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
及名實也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
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
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
老子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
字多作訥

音同耳古
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
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調索隱曰索
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愛調者謂
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内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漸衣
仁之垢汗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
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與調故
君子譏此二人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
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館無他賜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 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曰日本燕

人樂毅之後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

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

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

豨反代 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

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

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

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

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蠶出也左傳

公等奈何言若是母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

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見餘

日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

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

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

衣自見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

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

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

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

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

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

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

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

死者數音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

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

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

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
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
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
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敝如子為父弟為
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
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
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
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
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
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

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
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
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
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
五十餘各持一索隱曰怒之曰王非若主邪
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
所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
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正義曰相常從入苑中
南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王輒休相就

正義曰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兖州曲阜縣
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
正義曰相常從入苑中
正義曰王輒休相就

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暴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

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

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

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

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

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

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

省丞相遺御史分刺州不常置案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

三輔元鼎四年置二輔都尉服虔云此皆治長安城中月餘上遷拜為司直

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

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

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

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

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

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

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

善任安榮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剡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

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原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蓋原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

也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政反言邑小無

高名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

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亭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

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

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

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

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里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皆治民坐

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

...

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
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藺馬兩
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議曰從
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
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欲
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
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
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
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
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
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
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
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

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梓鼓立軍門使士大

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

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

刺史

止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負十三

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

以田仁為丞相長史

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

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

徐廣曰杜杜周也

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

正義曰謂石慶

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

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

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

能不畏疆御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

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徐廣曰暴勝之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

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

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

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

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不傳

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

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書上聞武帝曰是老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

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

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

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

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

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